越絕書/卷八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越絕書

◀上一卷

卷八　越絕外傳記地傳第十

下一卷▶

越絕外傳記地傳第十

昔者，越之先君無餘，乃禹之世，別封於越，以守禹冢。問天地之道，萬物之紀，莫失其本。神農嘗百草、水土甘苦，黃帝造衣裳，后稷產穡，制器械，人事備矣。疇糞桑麻，播種五穀，必以手足。大越海濱之民，獨以鳥田，小大有差，進退有行，莫將自使，其故何也？曰：禹始也，憂民救水，到大越，上茅山，大會計，爵有德，封有功，更名茅山曰會稽。及其王也，巡狩大越，見耆老，納詩書，審銓衡，平斗斛。因病亡死，葬會稽。葦槨桐棺，穿壙七尺，上無漏泄，下無即水。壇高三尺，土階三等，延袤一畝。尚以為居之者樂，為之者苦，無以報民功，教民鳥田，一盛一衰。當禹之時，舜死蒼梧，象為民田也。禹至此者，亦有因矣，亦覆釜也。覆釜者，州土也，填德也。禹美而告至焉。禹知時晏歲暮，年加申酉，求書其下，祠白馬。禹井，井者法也。以為禹葬以法度，不煩人眾。

無餘初封大越，都秦餘望南，千有餘歲而至句踐。句踐徙治山北，引屬東海，內、外越別封削焉。句踐伐吳，霸關東，徙瑯琊，起觀臺，臺周七里，以望東海。死士八千人，戈船三百艘。居無幾，躬求賢聖。孔子從弟子七十人，奉先王雅琴，治禮往奏。句踐乃身被賜夷之甲，帶步光之劍，杖物盧之矛，出死士三百人，為陣關下。孔子有頃姚稽到

越。越王曰：「唯唯。夫子何以教之？」孔子對曰：「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，故奉雅琴至大王所。」句踐喟然嘆曰：「夫越性脆而愚，水行而山處，以船為車，以楫為馬，往若飄風，去則難從，銳兵任死，越之常性也。夫子異則不可。」於是孔子辭，弟子莫能從乎。

越王夫鐔以上至無餘，久遠，世不可紀也。夫鐔子允常。允常子句踐，大霸稱王，徙瑯琊，都也。句踐子與夷，時霸。與夷子子翁，時霸。子翁子不揚，時霸。不揚子無彊，時霸，伐楚，威王滅無彊。無彊子之侯，竊自立為君長。之侯子尊，時君長。尊子親，失眾，楚伐之，走南山。親以上至句踐，凡八君，都瑯琊二百二十四歲。無彊以上，霸，稱王。之侯以下微弱，稱君長。

句踐小城，山陰城也。周二里二百二十三步，陸門四，水門一。今倉庫是其宮臺處也。周六百二十步，柱長三丈五尺三寸，霤高丈六尺。宮有百戶，高丈二尺五寸。大城周二十里七十二步，不築北面。而滅吳，徙治姑胥臺。

山陰大城者，范蠡所築治也，今傳謂之蠡城。陸門三，水門三，決西北，亦有事。到始建國時，蠡城盡。

稷山者，句踐齋戒臺也。

龜山者，句踐起怪游臺也。東南司馬門，因以炤龜。又仰望天氣，觀天怪也。高四十六丈五尺二寸，周五百三十二步，今東武里。一曰怪山。怪山者，往古一夜自來，民怪之，故謂怪山。

駕臺，周六百步，今安城里。

離臺，周五百六十步，今淮陽里丘。

美人宮，周五百九十步，陸門二，水門一，今北壇利里丘土城，句踐所習教美女西施、鄭旦宮臺也。女出於苧蘿山，欲獻於吳，自謂東垂僻陋，恐女樸鄙，故近大道居。去縣五里。

樂野者，越之弋獵處，大樂，故謂樂野。其山上石室，句踐所休謀也。去縣七里。

中宿臺馬丘，周六百步，今高平里丘。

東郭外南小城者，句踐冰室，去縣三里。

句踐之出入也，齊於稷山，往從田里，去從北郭門。炤龜龜山，更駕臺，馳於離丘，遊於美人宮，興樂中宿，過歷馬丘。射於樂野之衢，走犬若耶，休謀石室，食於冰廚。領功銓土，已作昌土臺。藏其形，隱其情。一曰：冰室者，所以備膳羞也。

浦陽者，句踐軍敗失眾，懣於此。去縣五十里。

夫山者，句踐絕糧，困也。其山上大冢，句踐庶子冢也。去縣十五里。

句踐與吳戰於浙江之上，石買為將。耆老、壯長進諫曰：「夫石買，人與為怨，家與為仇，貪而好利，細人也，無長策。王而用之，國必不遂。」王不聽，遂遣之。石買發，行至浙江上，斬殺無罪，欲專威服軍中，動搖將率，獨專其權。士眾恐懼，人不自聊。兵法曰：「視民如嬰兒，故可與赴深溪。」士眾魚爛而買不知，尚猶峻法隆刑。子胥獨見可奪之證，變為奇謀，或北或南，夜舉火擊鼓，晝陳詐兵，越師潰墜，政令不行，背叛乖離。還報其王，王殺買，謝其師，號聲聞吳。吳王恐懼，子胥私喜：「越軍敗矣。胥聞之，狐之將殺，噬脣吸齒。今越句踐其已敗矣，君王安意，越易兼也。」使人入問之，越師請降，子胥不聽。越棲於會稽之山，吳退而圍之。句踐喟然用種、蠡計，轉死為霸。一人之身，吉凶更至。盛衰存亡，在於用臣。治道萬端，要在得賢。越棲於會稽日，行成於吳，吳引兵而去。句踐將降，西至浙江，待詔入吳，故有雞鳴墟。其入辭曰：「亡臣孤句踐，故將士眾，入為臣虜。民可得使，地可得有。」吳王許之。子胥大怒，目若夜光，聲若哮虎：「此越未戰而服，天以賜吳，其逆天乎？臣唯君王急剚之。」吳王不聽，遂許之浙江是也。

陽城里者，范蠡城也。西至水路，水門一，陸門二。

北陽里城，大夫種城也，取土西山以濟之。徑百九十四步。或為南安。

富陽里者，外越賜義也。處里門，美以練塘田。

安城里高庫者，句踐伐吳，禽夫差，以為勝兵，築庫高閣之。周二百三十步，今安城里。

故禹宗廟，在小城南門外大城內。禹稷在廟西，今南里。

獨山大冢者，句踐自治以為冢。徙瑯琊，冢不成。去縣九里。

麻林山，一名多山。句踐欲伐吳，種麻以為弓弦，使齊人守之，越謂齊人「多」，故曰麻林多，以防吳。以山下田封功臣。去縣一十二里。

會稽山上城者，句踐與吳戰，大敗，棲其中。因以下為目魚池，其利不租。

會稽山北城者，子胥浮兵以守城是也。

若耶大冢者，句踐所徙葬先君夫鐔冢也，去縣二十五里。

葛山者，句踐罷吳，種葛，使越女織治葛布，獻於吳王夫差。去縣七里。

姑中山者，越銅官之山也，越人謂之銅姑瀆。長二百五十步，去縣二十五里。

富中大塘者，句踐治以為義田，為肥饒，謂之富中。去縣二十里二十二步。

犬山者，句踐罷吳，畜犬獵南山白鹿，欲得獻吳，神不可得，故曰犬山。其高為犬亭。去縣二十五里。

白鹿山，在犬山之南，去縣二十九里。

雞山、豕山者，句踐以畜雞豕，將伐吳，以食士也。雞山在錫山南，去縣五十里。豕山在民山西，去縣六十三里。洹江以來屬越。疑豕山在餘暨界中。

練塘者，句踐時采錫山為炭，稱「炭聚」，載從炭瀆至練塘，各因事名之。去縣五十里。

木客大冢者，句踐父允常冢也。初徙瑯琊，使樓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為桴，故曰木客。去縣十五里。一曰句踐伐善材，文刻獻於吳，故曰木客。

官瀆者，句踐工官也。去縣十四里。

苦竹城者，句踐伐吳還，封范蠡子也。其僻居，徑六十步。因為民治田，塘長千五百三十三步。其冢名土山。范蠡苦勤功篤，故封其子於是，去縣十八里。

北郭外路南溪北城者，句踐築鼓鍾宮也，去縣七里。其邑為龔錢。

舟室者，句踐船宮也，去縣五十里。

民西大冢者，句踐客秦伊善炤龜者冢也，因名冢為秦伊山。

射浦者，句踐教習兵處也。今射浦去縣五里。射卒陳音死，葬民西，故曰陳音山。

種山者，句踐所葬大夫種也。樓船卒二千人，鈞足羨，葬之三蓬下。種將死，自策：「後有賢者，百年而至，置我三蓬，自章後世。」句踐葬之，食傳三賢。

巫里，句踐所徙巫為一里，去縣二十五里。其亭祠今為和公群社稷墟。

巫山者，越　　，神巫之官也，死葬其上，去縣十三里許。

六山者，句踐鑄銅，鑄銅不爍，埋之東阪，其上馬篁。句踐遣使者取於南社，徙種六山，飾治為馬篁，獻之吳。去縣三十五里。

江東中巫葬者，越神巫無杜子孫也。死，句踐於中江而葬之。巫神，欲使覆禍吳人船。去縣三十里。

石塘者，越所害軍船也。塘廣六十五步，長三百五十三步。去縣四十里。

防塢者，越所以遏吳軍也。去縣四十里。

杭塢者，句踐杭也。二百石長買卒七士人，度之會夷。去縣四十里。

塗山者，禹所取妻之山也，去縣五十里。

朱餘者，越鹽官也。越人謂鹽曰「餘」。去縣三十五里。

句踐已滅吳，使吳人築吳塘，東西千步，名辟首。後因以為名曰塘。

獨婦山者，句踐將伐吳，徙寡婦致獨山上，以為死士示，得專一也。去縣四十里。後說之者，蓋句踐所以遊軍士也。

馬嗥者，吳伐越，道逢大風，車敗馬失，騎士墮死，疋馬啼嗥，事見吳史。

浙江南路西城者，范蠡敦兵城也。其陵固可守，故謂之固陵。所以然者，以其大船軍所置也。

山陰古故陸道，出東郭，隨直瀆陽春亭。山陰故水道，出東郭，從郡陽春亭。去縣五十里。

語兒鄉，故越界，名曰就李。吳疆越地以為戰地，至於柴辟亭。

女陽亭者，句踐入官於吳，夫人從，道產女此亭，養於李鄉，句踐勝吳，更名女陽，更就李為語兒鄉。

吳王夫差伐越，有其邦，句踐服為臣。三年，吳王復還封句踐於越，東西百里，北鄉臣事吳，東為右，西為左。大越故界，浙江至就李，南姑末、寫干。

覲鄉北有武原。武原，今海鹽。姑末，今大末。寫干，今屬豫章。

自無餘初封於越以來，傳聞越王子孫，在丹陽皋鄉，更姓梅，梅里是也。

自秦以來，至秦元王不絕年。元王立二十年，平王立二十三年，惠文王立二十七年，武王立四年，昭襄王亦立五十六年，而滅周赧王，周絕於此。孝文王立一年，莊襄王更號太上皇帝，立三年，秦始皇帝立三十七年，號曰趙政，政，趙外孫，胡亥立二年，子嬰立六月。秦元王至子嬰，凡十王，百七十歲。漢高帝滅之，治咸陽，壹天下。

政使將魏舍、內史教攻韓，得韓王安。政使將王賁攻魏，得魏王歇。政使將王涉攻趙，得趙王尚。政使將王賁攻楚，得楚王成。政使將史敖攻燕，得燕王喜。政使將王涉攻齊，得齊王建。政更號為秦始皇帝，以其三十七年，東遊之會稽，道度牛渚，奏東安，東安，今富春。丹陽，溧陽，鄆故，餘杭軻亭南。東奏槿頭，道度諸暨、大越。以正月甲戌到大越，留舍都亭。取錢塘浙江「岑石」。石長丈四尺，南北面廣六尺，東面廣四尺，西面廣尺六寸，刻文立於越棟山上，其道九曲，去縣二十一里。是時，徙大越民置餘杭、伊攻、□故鄆。因徙天下有罪適吏民，置海南故大越處，以備東海外越。乃更名大越曰山陰。已去，奏諸暨、錢塘，因奏吳。上姑蘇臺，則治射防於宅亭、賈亭北。年至靈，不射，去，奏曲阿、句容，度牛渚，西到咸陽，崩。